

保守主义思想译丛

〔德〕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著

反纯粹理性

——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

 商务印书馆

保守主义思想译丛

反 纯 粹 理 性

——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

〔德〕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著

张晓梅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德]赫尔德
著,张晓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保守主义思想译丛)

ISBN 978-7-100-05663-2

I. 反… II. ①赫… ②张… III. 赫尔德—哲学思
想—文集 IV. B51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534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保守主义思想译丛

反 纯 粹 理 性

——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

[德]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著

张晓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63-2

2010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23.00 元

译者序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1744—1803)是18世纪后半期德国重要的思想家。当时的大思想家都是通才型的,涉猎极广,著述极丰,赫尔德在这方面也是佼佼者。而且因为他有意地反对体系化哲学,追求生动活泼的自然文风,要追索其思想、穷尽其推理,对一般读者而言是不可能的。本书是赫尔德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用可以把握的篇幅,让读者能够大体窥见其堂奥,因参考英译选编者而为它取的书名“反纯粹理性”。但这个名称,容易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赫尔德与康德之间那场著名的争执,因而在理解赫尔德时有了先入之见,将他视为一个情感论者和非理性主义者。其实,至少从本书选编的文字来看,赫尔德的哲学是相当“理性的”。他真正反对的,是传统上排斥和压制经验的形而上学;他提倡一种经验主义的理性,也就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论证的合理和清晰、思想的自洽和完整。英译本的副标题,“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倒是更准确地体现了“反纯粹理性”的真实含义:人不是纯粹理性的人,而是历史中的人,说着历史的语言,有着历史的信仰。因此,也将其定为本书书名的副标题。赫尔德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他的历史哲学和精神哲学对黑格尔;他的美学对歌德、施莱尔马赫和尼采;他的政治哲学对穆勒;他关于人文学

科的思想对狄尔泰;等等。在很多方面,赫尔德可以说是一个走在他的时代前面的人;很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学科,他都可以说是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如现代的解释学、语言学、宗教人类学和《圣经》研究。我们说赫尔德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一方面当然是指他思想本身的魅力和深度,另一方面也是从他对后世的这种潜移默化之的巨大影响来说的。

赫尔德于1744年8月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摩隆(今波兰境内),在虔诚派的宗教传统中长大。后来他得到机会去哥尼斯堡上大学攻读医科,但据说在第一堂尸体解剖课上便晕了过去,于是转为神学生。当时的哥尼斯堡还有两位思想巨匠,均对赫尔德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一位是作为他的老师的康德,一位是作为他的友人的哈曼。康德(这是前批判时期的康德)对赫尔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二是伦理学的反认知主义;而哈曼的艺术气质和宗教情怀也在赫尔德身上打下深深烙印,尤其是哈曼关于人格和灵魂整全性的思想,在赫尔德后来的著述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1764年,赫尔德大学毕业后来到里加,担任教会学校的教师。他在1767年成为路德宗牧师,这位年轻牧师的讲道充满激情,打动人心,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在里加,赫尔德的文学评论著作——1767年的《德国新文学评论断片集》和1769年的《批判之林》——令他在学术界成名。他在其中阐述的文学理论思想后来也贯穿在他的宗教思想论述中:不存在普适的、不变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和评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气质、不同的创作素材产生的作品。他的语言学思想也开始形成:语

言是思维的载体;诗歌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一个民族的诗歌表达了这个民族的独特精神。今天的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都,当时则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真正的统治者却是说德语的贵族。赫尔德亲身体验了在这里聚居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与苦难深重的生活,使得他比当时一般的思想家能够对弱势或少数族群有更多的欣赏、更深的同情,这在他后来的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和《圣经》研究著作中都有清楚的体现。

1769年,赫尔德辞去在里加的职务,开始游历欧洲。此间他在法国巴黎见到狄德罗等一批法国启蒙运动人士,并在南特写下极富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游记,抒发自己的文化理想。他关于文学和历史的思想也在游历期间深入酝酿。1770年秋天他来到斯特拉斯堡,见到当时还是法学生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这是一次对德国文学和思想史意义深远的会面。歌德从一个颇有才华的艺术青年转变为德语最伟大的诗人,同赫尔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此时的赫尔德极其热衷于民间诗歌研究,尤其喜爱3世纪时爱尔兰的民族英雄和游吟诗人奥西恩。在斯特拉斯堡时,他撰写的论文《论语言的起源》,在柏林皇家科学院1770年的征文竞赛中获奖,是所有参赛论文中唯一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

1771年,赫尔德接受了布克堡地方的宫廷牧师职务。布克堡在赫尔德一生思想的发展中显得比较突兀。他的早期和晚期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而他的“反理性”,主要就集中在布克堡时期的著述中。赫尔德于此间撰写的《人类最古老的文献》,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富神秘主义和宗教情感,也是最无条理、最含混矛盾的。事业的困顿、生活的迷茫、环境的闭塞,使得赫尔

德越发向内心深处寻找宗教信仰的根源,而对当时的理性主义神学和自由主义《圣经》研究极为不满。布克堡时期的赫尔德与路德和改革宗教会的思想最为接近,也最认同于哈曼的神秘主义和情感主义的宗教思想。除《人类最古老的文献》外,赫尔德在布克堡的另一部重要的神学著作为《致讲道人:外省书信十五封》,为宗教信仰应在社会文化中占据的地位振臂高呼,对18世纪晚期的德国宗教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还有一些解经学著作,如《论〈新约全书〉》、《耶稣两个门徒的通信》等。神学研究之外,赫尔德还写出他最重要的历史学著作《关于人类教育的又一种历史哲学》。在文学理论领域,布克堡时期的赫尔德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最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作品《莎士比亚》就是此间写成的。

1776年10月,赫尔德在歌德的帮助下来到魏玛,此后他一直生活在魏玛。魏玛时期是赫尔德事业的高峰,他在历史、神学、哲学和《圣经》研究领域的成熟作品大多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包括《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神学研究书信》、《论神,对话数篇》、《基督宗教文选》、《爱之歌》、《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等。这些著作为他赢得国际的声誉。但赫尔德在魏玛的生活并不令他感到如意。他是一个十分自负、满怀高远理想、野心勃勃的人,但环境的局限不能让他如心所愿地作为;同在魏玛的歌德已经是位高身重、名满天下,令他相形见绌,心理失衡,影响到他与歌德的友谊;而在与康德的思想争执中,一些不明智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名誉,以至于他的晚年生活竟颇为凄凉。赫尔德1803年12月在魏玛逝世。

本书按主题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性、语言和历史”,摘

录收取了赫尔德《又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思想》、《论语言的起源》等著作的精华章节,也是为本书奠定基调的一些文字。而赫尔德关于神话、民族宗教、一般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在第二部分“神话和宗教”中都有体现。第三部分“神与自然”中,收录了《人类最古老的文献》、《论神,对话数篇》等著作的重要片段,以及最能体现赫尔德宗教哲学思想的几篇书信。本书的第四部分“文学与《圣经》”,摘录了赫尔德的文学研究著作和《圣经》解经学著作,其中后者也可以归于他的一般神学和宗教学思想。第五部分“基督教和神学”,则更多的是作为牧师、教会中人和神学导师的赫尔德,对德国的宗教事务和神学学术状况发表议论。这五部分划分可以帮助读者在赫尔德纷繁浩大的著述中把握几条主要线索。然而这几大领域在赫尔德那里是可以打通的。比如,他对人性、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的看法,需要融合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他的文学和《圣经》研究著作,一方面是以他的整体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为基本解释框架,反过来又为他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提供经验佐证和学术支持。除了布克堡时期显得较为突兀,赫尔德一生的思想,虽有起起伏伏,也不乏杂乱矛盾、含混歧义之处,但总体的理路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虽然不是一个体系哲学家,但是他思想整体的风格还是很一贯的。

赫尔德不追求思想的无矛盾和体系化,不会等到深思熟虑、把所有问题都想通、找到了最为适宜的表述方法后再讲出来(以赫尔德思想的庞杂斑驳,这样的话他根本写不出一部著作)。他的文字经常会出现很大的跳跃,有时也会选用对话体,让对话的两个人诚实地代言自己思想中对立的双方。他也从不自缚手脚,做小心翼翼

翼的、试探性的言论,他的主张总会用很确定的语词和断言方式表述出来,似乎不容许心平气和的探讨,更容不得反对方的辩驳。他的“反纯粹理性”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理性的思考和讨论,总是用感情洋溢的语言表述出来,令读者直观的印象,常常会觉得他过于情绪化,思维不够冷静和缜密、结论也失之匆忙和武断。他的行文中经常出现直抒胸怀的感叹短句,有时大段大段的思想讨论,用的语言却是从头到尾的抒情,似乎有发不尽的情感、浇不息的心火。他的用词选字鲜活生动,往往给人以惊喜,但领会之后,若以直译,体现于中文却显得不伦不类,令译者大费踌躇。在语言学上很有造诣的赫尔德在谈到翻译一事时曾说:“我们的时代还不是最好的。”这话虽然是说给两百多年前的德国人听的,但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常常觉得就像是说给我自己听的一样。赫尔德常常警告当时德国大学里的神学生,不要轻易从事翻译的工作。听到这样的警告,想一想自己是在怎样局促的状态下完成本书的翻译,真是感到万分惭愧。

本书内容,大多选自德文版赫尔德著作全集, *Sämmtliche Werke*. Bernhard Suphan, ed. Berlin: Wie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77—1913. 33 vols. 再版版本为 Hildesheim: Georg Olms, 1967—1968. 这是最通用的标准版本,赫尔德著作收录也最为齐备。本书注释中的 SW 即指这个本子。另外少量文字选自赫尔德书信集和遗作手稿集,德文原版分别是:

书信集: *Briefe: Gesamtausgabe* 1763—1803. Wilhelm Dobbek and Günter Arnold, eds. Weimar: Böhlau, 1977—1986.

遗作手稿集: *Der Handschriftliche Nachlass Johann Gottfried Herde-*

rs. Hans Dietrich Immscher and Emil Adler, ed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9。

本书莎士比亚著作的汉译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朱生豪译本。

注释部分,少量是德文版原注,大部分是英译者加的注,书中注明“英译者”。注释中的 HWP,指的是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edited by Joachim Ritter. Basel: Schwabe, 1974。

本书译文最后得以完成,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辛岩先生在法文和拉丁文技术细节上给予的帮助。

译者

2005 年 12 月

目 录

一	人性、语言和历史	1
	又一种历史哲学	1
	历史哲学思想	16
	论人的不朽	29
	论语言的起源	35
二	神话和宗教	57
	论各种宗教	57
	论神话(片段)	59
	历史哲学思想	64
	论宗教、教义和礼法	74
	论民族宗教,对话之一	84
三	神与自然	95
	人类最古老的文献	95
	爱与自我	101
	致雅各比书	114
	论神,对话数篇	122
四	文学与《圣经》	145
	比较各民族古今诗歌之结论	145

莎士比亚	153
论希伯来诗歌的精神	170
诗篇	191
论福音书	195
福音书比较之原则	222
五 基督教和神学	231
论《圣经》的神性和使用	231
致讲道人：外省书信十五封	248
神学研究书信	255
致提奥芬书	305

一 人性、语言和历史

又一种历史哲学

一、概括之无力，我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深。^①如果你描述整个民族、年代或地区，你描述的是什么？如果你把不同的人民和时代汇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串成一条无止尽的河，如大海之波涛，你讲的是什么？这描述的词用在谁身上？如果你接下来把所有这些总结为一个普遍的词，人们无论对它做何感想都可以，那么，这描述的手段是多么不完美！你是多么容易遭到误解啊！

谁曾留意到，一个人的独特性是多么不可言说：把一个人的独特品性明白地讲出来，说清楚他如何感受、怎样生活，说清楚万事万物在一个人的眼中是如何不同、各具特色，因为这个人在用他的眼看、用他的灵魂度量、用他的心灵感受——这是多么不可能？谁曾留意到，任何一个民族的品性有多么深？无论我们怎样钻研它、敬慕它，却从不能找到一个词，可以捕捉它的全部神韵。即便找到一个词，它也绝少能让我们认出这民族的品性，以至于人人都能理

① SW 5: 501 - 13; 557 - 61.

解,感同身受。既然如此,我们又怎有可能审视所有民族、时代和国家的汪洋,只用一瞥、一感、一词,便囊括无遗?这个词该是多么死气沉沉、残缺不全、苍白无力啊!一方水土的各色礼仪、风俗、规矩、特性五彩纷呈,必得加于这个词上或在它之前先行一步。你若要彻底理解一个民族的哪怕一个思想或作为,必得先进入它的精神。你必须找到一个人其骨髓的词,通过它深入理解一切。否则,你不过是读出一个词而已。

我们都相信,我们依然拥有希伯来人的慈父情怀、爱家之心和入道本能,我们依然能够拥有埃及人的忠诚和艺术上的勤奋,腓尼基人的活力充沛,希腊人对自由的爱,罗马人的人格力量。有谁会怀疑,我们身上有所有这些品性的种子,缺少的只是时间和机会让它们完全发展?我的读者啊,你看到了吧,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毫无疑问,哪怕是最怯懦的恶棍,身上也会有遥远的倾向、渺茫的可能,成为最勇敢的英雄。但在这两极之间,以他之为人对生命、对存在的全部感受——这个鸿沟多么巨大!即便你所缺乏的,不过是时间和机会,以让你能够把身上的倾向,转化为希伯来人、希腊人,或是罗马人那样实际的成就和高尚的情怀,这个鸿沟也是何等之巨!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仅限于人的本能直觉与实际的成就。为了领会灵魂的整个本性——它统摄一切,人的所有倾向和能力都依着它安排,即便最细微的作为也摆脱不了它的影响——不要把你的答案基于那单独一个词上;毋宁说,你要进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它全部的历史——你要领会它的每一细节。只有如此,你才是走在理解那个词的正道上。只有如此,你才会放弃幻想,以为自己是“所有一切存在的总和”。你自以为是万事万物的总和吗?

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精华荟萃？这确乎是愚人的标志呢！

民族的品性！必须由关于其禀赋与历史的事实来确定。除了你归于它的禀性之外，一位希伯来族长是否，或可否有其他的禀性？对这个双面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确乎如此！他确乎有一些次要的品性，从我说或没有说的话中自可辨明，我，可能还有其他同我一样思考其历史的人，都已经用普遍词预设了它们。更有，他在不同的地方，在文化发展的较晚时候，在不同的场景中，可以有非常之不同的品性。莱奥尼达斯、恺撒和亚伯拉罕若在我们的年代，难道不会是名流？但他们不在啊！问问历史吧！我们讲的正是这个。

因此，在各个民族和年代的丰富细节中，若碰到些许矛盾，我绝不会大惊小怪。没有哪个民族曾经或可能长时间地保持不变；每一个民族，就像艺术、科学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生长、开花和衰落各有其时；这些变化中的每一种，都只持续最短的时间，是人类命运之轮可能赋予它的时限；最后，世界上没有两个时刻一模一样；因此，埃及人、罗马人还有希腊人，不会在任何时代都保持不变。聪明人，尤其是历史学家，对我的这些话会有怎样机巧的论辩，我真是想来都心惊！他们说：虽然希腊由众多民族组成，雅典人和皮奥夏人，斯巴达人和哥林多人，却是一模一样。他们问：亚洲不是已有农耕？埃及人不也曾像腓尼基人那样善于经商？马其顿人不也曾像罗马人一样君临天下？亚里士多德不也有莱布尼茨一样长于思辨的头脑？我们这些北欧人难道不是比罗马人更勇武？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全都小异大同——难道不是一模一样？不啊！因为说到底，大同中还是有小异啊！

愚众中那些叫叫嚷嚷的人,喜欢发表类似于此,甚至更糟的言论——而且语气多么不堪——如果你得时时刻刻提防着它们,要对大众讲话就很累人了。同时,你必须明白,那些盲目得连左右都分不清的羊群,会齐声咩咩地叫起来!没有安排、没有秩序,全景图可否存在?不站在高处,你可否视野宽广?如果你把脸紧紧贴在一幅画上,把这里的一小块敲下来,目不转睛盯着那里的一团油彩,那你永远也不会看到整幅画面——实际上,你所看的根本就不是一幅画。如果你脑子里满是一个民族,为它迷恋不能自拔,那么你又怎么可能看到整体的历史长河波涛起伏、流变不居?你如何能安排它们,随着它们的轨迹找出每场戏中的关键、静悄悄地追踪它们的余波所及,最终给这所有一切起一个名字?但是,若你无法做到这一切,历史只在你眼前打个照面,匆匆而过——各种场景、人物和时间混乱作一处。你首先要细细审读,学会观察。顺便一提,我和你知道得一样清楚,所谓的全景图,任何一种概而括之的概念,都不过是抽象罢了。只有造物主洞察一切民族的联合为一,看清楚它们各自不同的相貌,却不会只见树木,丢了森林。

二、那么,丢掉那些头脑狭隘的言论吧,它们毫无见识,不知所云。把历史长河作为一个整体,再来看它的目的,则我们这个世纪对那么遥远而不同的民族的优点、德性和幸福的流行判断,是多么肤浅啊!这些判断依据的只是教科书中的概括!

人性,即便在它最好的时候,也绝非什么独立的神:它必须学习一切东西、不停地被塑造,通过点滴努力求得进步。很自然,它发展出来的,主要是,或者说仅仅是那些有机会历练品德,得以成长的方面。人类每一种形式的完美,在某种意义上都只属于某个

民族、某个时代,尤其是某个单独的人。只有那些经过时间、风雨、必然性、世间万象或命运无常千锤百炼的东西,才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剩下的则被我们丢弃。心中蛰伏的禀赋和潜能,永远不会变成实际的成就。因此,一个民族可以同时拥有最崇高的德性和最卑微的软弱;它可以毫无规则,表现出令人惊诧的矛盾与不协调。但是,对此惊诧莫名的,只是那些依着自己的时代制定的手册,对德性充满理想主义期待的人,他们是如此痴迷于哲学,以至于试图在一个小小角落找到整个世界。对那些希望从人生无常的风风雨雨中识得人心奥妙的人,这样的无规则和矛盾乃是完全的人性。它们是人的能量与潜力关于某个特定的目的而有的种种表现,没有它们,这目的就永远无法达到。因此,它们绝非特例,而是常理。

我的朋友,请设想一下,古代近东^①幼稚的宗教,它是那样忠实于人的生命中最细微的情感,却也包含了种种弱点,依着我们时代的标准,是要被你严厉谴责的。一位希伯来族长,不可能是罗马的英雄,或者希腊的跑步健将,或者海上的商人;正如他不可能是你为了要错误地颂扬他,或者忿忿然斥责他,依着自己学究气的理想或情绪而要求他是的那种人。设想一下,参照着后来时代的标本,他在你看来是心肠软弱、贪生怕死、优柔寡断、傲慢无知、游手好闲、迷信愚昧,甚至,当你怒火难消,看他们简直就是卑鄙小人。他成为神、气候、时代和世界历史的舞台所能塑造的东西:一位希

① *orientalische Religion*。当赫尔德显然是在指古希伯来人和希伯来《圣经》时,*Orient* 和 *Morgenland* 都译作“古代近东”(《圣经》研究中的标准术语)。当赫尔德指的是这一地区而非远东时,译为“近东”。——英译者